

學生作家培育計劃（2025/26 學年）

文化時光機——走訪考察

文學散步：中環的過去與現在

導師：黃怡（作家）

是日路線：中環站地鐵站集合 → 大會堂 → 匯豐銀行總行 → 皇后像廣場 →

雪廠街 → 環球大廈 → 郵政總局 → 中環站地鐵站

大會堂、前天星碼頭、前皇后碼頭、文華酒店（前皇后行）

香港大會堂位於愛丁堡廣場，是本港第二所大會堂，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正式開幕，由港督柏立基爵士主持儀式。大會堂是首個向香港所有市民開放的多用途文娛中心，自開幕以來一直是舉行多項重大歷史事件（例如五位港督的就職典禮）的場地、作為培育本地表演者的搖籃，以及見證本港的藝術及文化發展。此外，它亦見證政府作出史無前例的承諾，通過建設一個集文化活動和市政服務的樞紐，肩負起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和改善他們生活水平的責任。

大會堂採用簡樸的設計，着重發揮建築物的功能，是現代主義建築的優秀例子。它由低座、紀念花園及高座組成，三者由有蓋行人走道連接。低座設有音樂廳、劇院及展覽廳，而高座設有婚姻登記處、公共圖書館及演奏廳等。紀念花園及位於其中央的十二邊形紀念龕，是為了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衛香港而犧牲的軍人和平民。大會堂位於海旁，除了密封的表演場地外，建築師確保所有設施都享有海港景觀，從而營造無限空間感。大會堂是少有及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築，引領了當時香港的建築潮流，並成為香港標誌性的建築。

香港大會堂於二〇二二年列為古蹟。

資料來源：古物古蹟辦事處網頁

文華門外／小思

收錄於《思香·世代》（牛津大學，2014）

我站在一幢幾層高的古老西式大廈的門外，那必然是個快樂的星期六正午，必然亮著很燦爛的陽光。

透過濛滿水氣的玻璃片，看窗外景觀，沒看見甚麼，一陣風過，水氣忽然散去，眼前景物竟是如許清澈，童年回憶，就是這個樣子……

我走過文華酒店門外——不！我站在一幢幾層高的古老西式大廈的門外，那必然是個快樂的星期六正午，必然亮著很燦爛的陽光。等一會兒，父親就會自對面不遠處的天星碼頭出口走出來，我清清楚楚看得見他從碼頭出口夾在人羣中走出來。乘天星小輪的人都穿西裝，只有我父親永遠穿著唐裝衫褲。天星碼頭就在狹窄的街道對面的岸邊，我站在大廈騎樓底，沒有甚麼能阻擋我的視線，偶爾一二輛汽車經過，很快就過去，從不會擋住我看

父親走出來的機會。很久才有一班小輪，如果父親錯過了一班船，我就知道可以走開一下，走到側面空地的停車位去，看看數數停在那裡的小汽車，黑色的灰色的，在燦然陽光下，很乾淨的高貴的停著。我愛看小汽車，只有這裡可以看得見那麼多。不一會，我又會走回騎樓底下，小輪還沒有泊岸，我抬頭看大廈一根一根又粗又大的石柱，灰白蒙上塵，有點黑，撐著的樓底，距離我好遠好遠，陽光跟騎樓底的人沒關係，正因這樣，曬在陽光下，小小的天星碼頭就顯得特別亮，亮得有時我要眯著眼睛，看父親走出來。父親走出來，他總習慣先抬頭看看大廈的三樓，那裡是黃埔船塢的香港區辦公室，他在九龍上班，不在大廈三樓辦公。我不知道辦公室是怎樣的，只知道三樓外邊掛著好大的英文字母，我認得那些字，合起來卻不懂得怎麼唸。問過父親，父親在洋人的船塢裡打工，懂英文，但我從沒聽過他說英文，因此，他也沒有把那些字串起來唸給我聽。

他說那是另一間洋公司的招牌，那是一家在上海就辦起來的旅遊公司，世界著名的。父親有滿肚子掌故，我可卻不懂得甚麼叫旅遊，他說就是環遊世界，坐大洋船坐飛機去，去很遠很遠的地方，我並不想去很遠很遠，因為我不知道很遠即是有多遠，父親每天過海去上班，大概很遠了。父親說你現在還小，只有八歲，等十八歲，我就和媽媽帶你去環遊世界，通濟隆會帶我們去，通濟隆就是那些字母。我倒看過《大鬧廣昌隆》，沒聽過通濟隆，父親說那是洋公司的中文名。以後每次提到廣昌隆，我總會想起通濟隆，不過，並不是想去旅遊，十八歲，還有許多日子，我不去想它，反正不知道旅遊是甚麼一回事。但有一次，我問媽媽她要不要去旅遊，她說要，有餘錢就會去，不去環遊世界，去中國，我問是不是通濟隆帶我們去，她說不是，那是家洋公司。我沒有興趣追問下去，只耐著性子等父親從碼頭出來。父親還沒有出來，又錯過一班小輪了。等一下，我們就會沿著海旁往西走，經過一幢幢洋樓唐樓，再走過華民政務司署，當然看見在它對面海旁的統一碼頭。父親走到這裏，喜歡拐進電車路，他會停在百代電器公司門外，看看電器。我卻急著拉他走，快一點鐘了，隔壁先施公司樓上的中國酒樓，要滿客，雖然我們從沒試過沒座位，阿添哥給我們留座，父親說阿

主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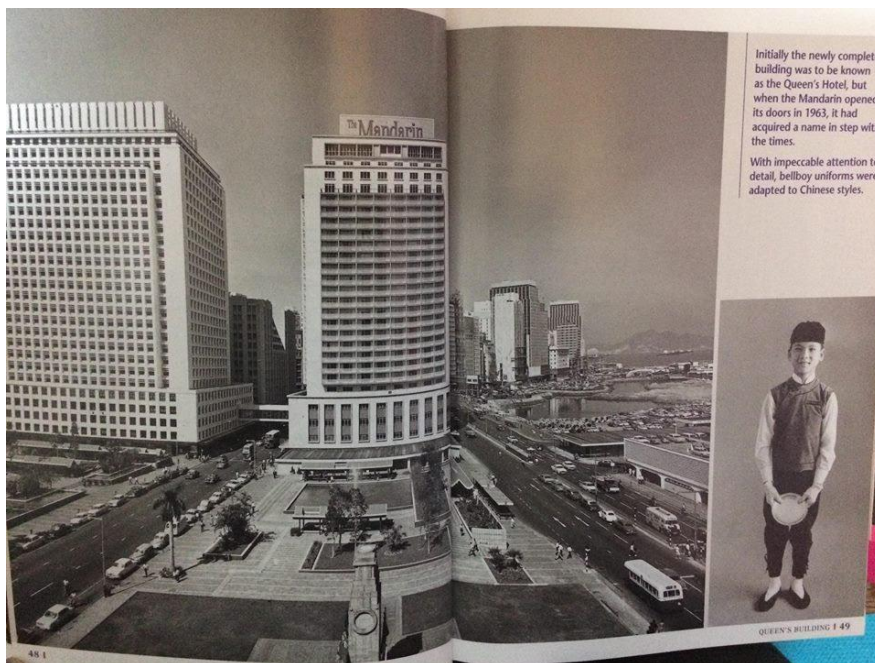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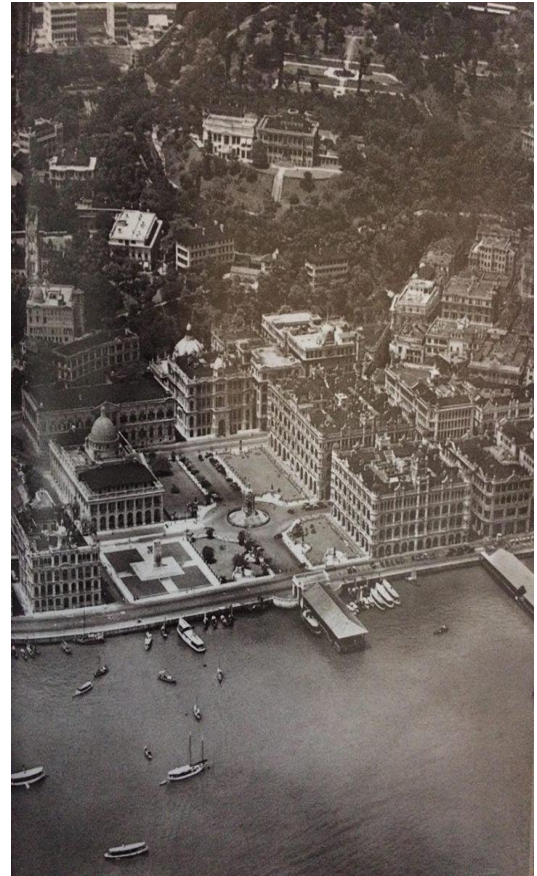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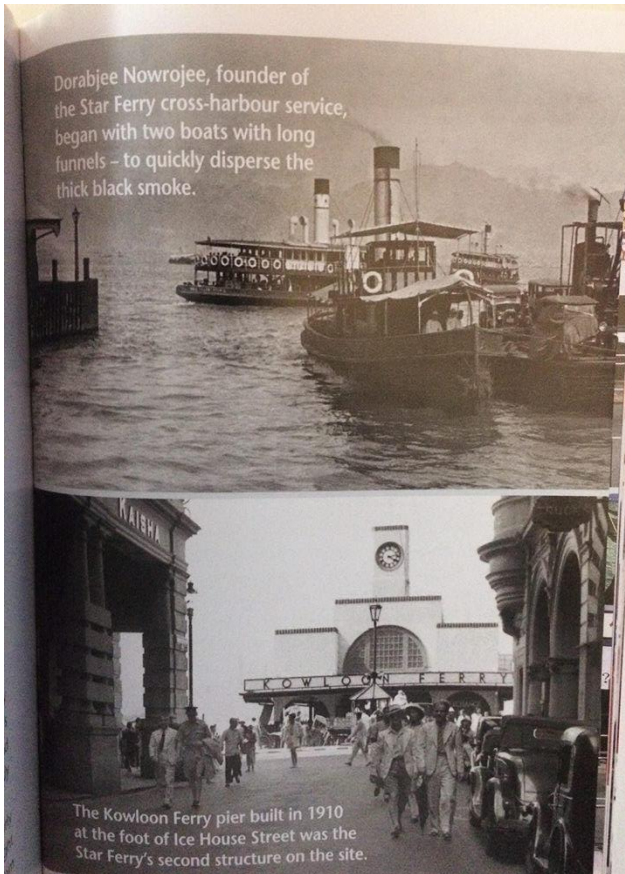


支持及撥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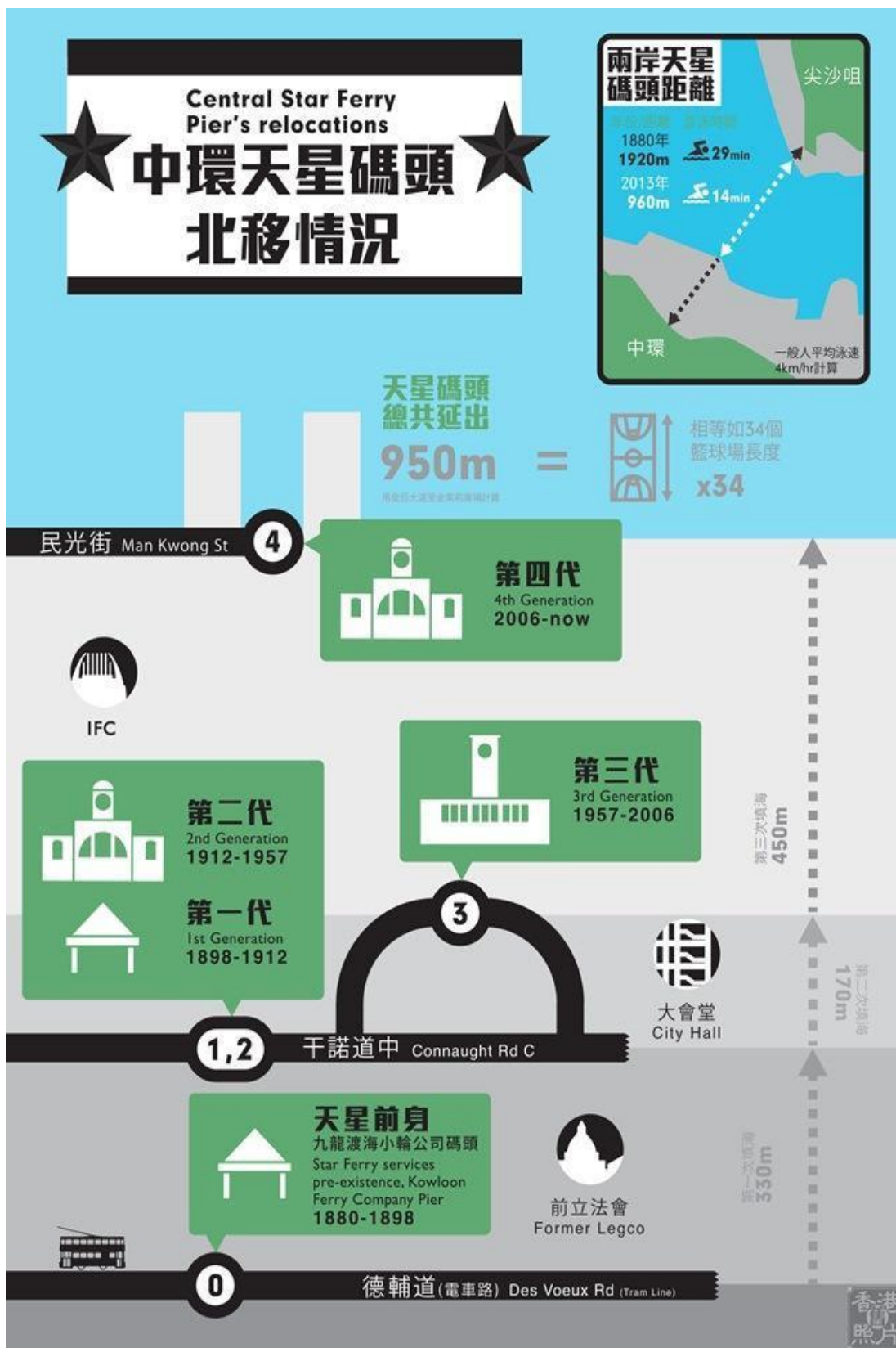


添哥是老企堂，好熟落。我還是急著去飲茶，那是個快樂的星期六，站在騎樓底等父親，必然會去中國酒樓飲茶。父親還沒有從碼頭出來，怎麼還不出來？對面天星碼頭在陽光下好閃眼。閃閃閃，天星碼頭退到好遠，我彷彿聽見大笨鐘的響聲……抬頭看，文華酒店大玻璃發亮，不斷的汽車流遮斷了我看對面馬路的視線，我原來站在文華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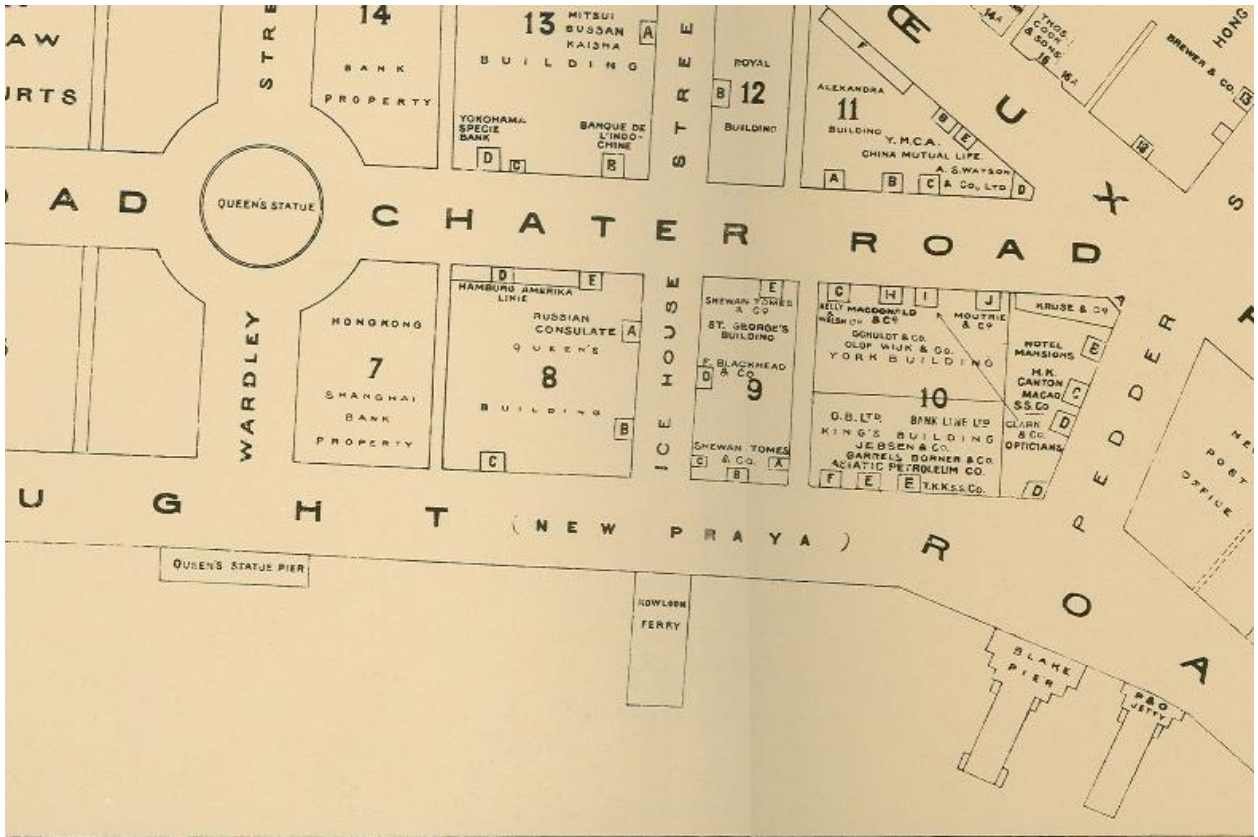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



以上三張圖片翻印自《A Stroll Through Colonial Hong Kong》Trea Wiltshire (FormAsia,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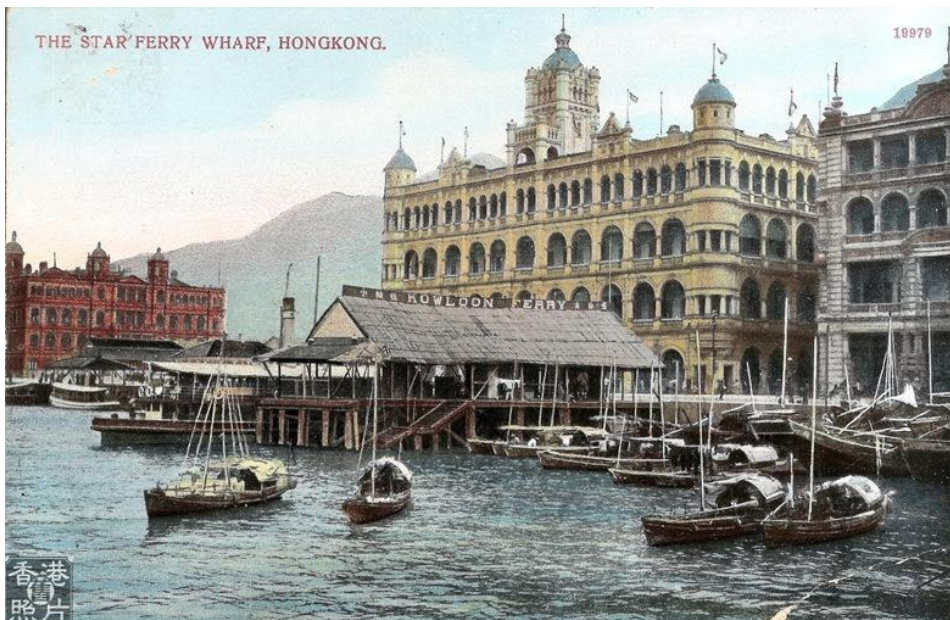


圖片來源：「消失中的海岸線：中環」 <http://oldhkphoto.com/lostcentral/>



一九一一年中區地圖

圖片來源：「消失中的海岸線：中環」 <http://oldhkphoto.com/lostcentral/>



一九一一年第一代天星碼頭外貌。棕色建築是皇后行，即今日文華酒店所在。

圖片來源：「消失中的海岸線：中環」 <http://oldhkphoto.com/lostcentral/>

匯豐銀行總行

小思〈看銅獅去〉

收錄於《盧瑋鑾文編年選輯》

眾人上班辦公時間，我走到中環匯豐銀行總行門前。

門前？哪裡算是門？舊日的三道銅門，我記得清楚。但什麼後現代主義，一時弄不通，只知道新的建築，活像一所未完成的工廠，裸露著冰冷的死硬的身軀。沒有門，視像自德輔道穿透到了皇后大道中，電動梯橫切了大堂中間，大堂？那不該算作大堂，乘電動梯上去一層，才算正式的銀行辦公大堂。乘？是企。是站。

忽然，我竟發現許多舊日慣用的概念、詞彙都變得不正確。有門沒門、大堂、是乘是企……迷糊迷糊，我只好笑。

我是有意特地走到中環匯豐銀行去的，為的是看那對銅獅子。

活在香港幾十年，原來從沒有細細看過那對獅子。去看，去撫摩一下，去查看雕塑家的英文名字。

不是吳冠中在文章裡提到，我並不知道那對銅獅是國立杭州藝專的外籍教授魏達所作。

遠在一九三五年，林風眠當校長的時代。果然，W.W.Wagstaff的簽名，深深刻在銅座上。

威武張開了大口的一隻，竟然負了那麼多傷痕，一個個洞，裂得深深的。什麼時候受的傷？五十年的歲月，牠開了口，卻沒說話。

我繞著獅子走幾圈，一個大概在等人的人瞪著我，又不像遊客，這個人要看什麼？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第一次細看那已經在那裡幾十年的獅子，先生，你明白嗎？

他當然不會明白。

我摸摸牠的指爪、尾巴，有些已給人摸得發亮，黃澄澄。

哦，原來我連銀行的名字也說不全，它叫：香港上海滙豐銀行。

——刊一九九四年一月十九日《星島日報》副刊「七好文集」專欄。

本是服務行業，這就提供了為群眾方便的設計。使明亮輕盈的建築更通爽了。大陸也有些過街樓、橋上屋等建築物，也是同樣的流動空間。李安執導的《理智與感情》，開頭不久，拍攝一幢華宅的內部空間，由門進入室內，從門到門，一直看到進深處仍有門，呈現房子的豪華與闊敞。站在其中一間室內的人忽然轉過身來，鏡頭隨著連續轉拍他背後的景物，竟是房間與房間並列，門外有門，真是房門深深深幾許。流動的鏡頭帶出流動的空間。

〈中銀〉

出處：西西《看房子》

我總覺得香港的中銀大廈和巴黎的羅浮宮金字塔是同一系列作品，都屬於埃及的母題，一個是金字塔，另一個是方尖碑。從外表看，兩者也是表兄弟，同樣的骨骼和膚色，一高一矮，高個子的創造難度會不會更高？因為狹窄，又得抵擋風力；但矮的也不會容易，塔內空間的跨度這麼大，沒有磚石拱頂，又得解決重力的問題。兩座建築都極美麗，玻璃塔沒有搶去羅浮宮原來的肅穆莊嚴，以平靜的通透去配瀟沉默的隱秘，到了晚上，整座塔散發溫柔的光，著涼了幽暗的廣場，這種美麗的光，如同夜空中的星和螢火蟲。

中銀大廈的色彩晨昏變幻，時綠時銀，晴雨又不一樣，天陰帶霧時一片灰藍，自成體系。玻璃的面積極大，靠鋁架框嵌，高科技的廿世紀建築，的確令人驚歎。它既宏偉又諧趣，立面像砌七巧板遊戲，幾個大交叉使人懷疑是否啟動了電腦熒屏，按一下刪除，整座大廈就會隱匿起來。

開幕不久，我跑去看了，看一座建築總得到裡面去。入口大堂陰沉沉的，我嚇了一跳，怎麼有點像進了明孝陵，外面牆身的裝飾又似蠟燭。上了二樓，可好了，光亮通透，可以看到貝聿銘出色的鋁架結構，長長的鋁條直穿上幾層樓。我乘電梯最終抵達五十四層，電梯快，我有點暈眩感覺。樓身愈高愈窄，我站在這層樓中央，不敢走至牆邊去。不知道客戶一般要登上幾層樓，因為每一層的內部空間都不大。幸而這只是銀行，不是商場，不提供遊逛的地方。至於遊逛，當然選金字塔的底層商場，沿途還見到幾個小金字塔漏下日光來。再乘電梯上頂層得持通行證，我沒有。無法目擊上面的環境如何，屋頂又是什麼樣子。想想在銀行工作的職員想必得先過畏高症這一關，再想想建造大廈的工程師和工人，爬至這麼高懸空工作真膽色驚人。

皇后像廣場、舊立法會樓、現終審法院

劉以鬯〈站在立法會大樓面前〉，頁 8-12。

出處：劉以鬯《他的夢和他的夢》，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 年，頁 8-12

香港是東西文化的中間站，充滿活力、魅力。我不會走的。我喜歡坐在這裏面對立法會大樓。你看！

站在立法會大樓對面

你是誰？

昃臣。

英國人？

不錯，我是英國人，原名 Thomas Jackson, Bart。

為什麼站在這裏？

我曾經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出任過總司理。

總司理是很高的職位？

匯豐銀行曾經發行過一種面值伍佰元的紙幣，印有我的半身像。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你假如有收藏紙幣的朋友，也許可以從他那裏見到這種鈔票。

既然這樣，你為什麼老是面對立法會大樓，不面對匯豐銀行？

以前，香港匯豐銀行總廈比旁邊的舊中國銀行高，現在中銀大廈比匯豐總廈高得多。

你是銀行家，怎會對立法會發生濃厚興趣？

我喜歡站在立法會大樓前面因為我喜歡從舊事中尋回喜悅和自豪。你不妨到立法會大樓公眾入口前去看那塊大石。

石塊有什麼好看？

那是這座大樓的基石，由 Henry Arthur Black 爵士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奠的。這座大樓，築於一八九九年，是維多利亞港的法院大樓。

追念過去的事未必能夠得到快樂。

懷舊可以增強自信。

香港回歸已五年，一切都沒有變：皇后道依舊是皇后道、英皇道依舊是英皇道、維多利亞港依舊是維多利亞港……前邊有一塊牌匾還清楚記錄香港總督尤德爵士於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日在這裏舉行立法局揭幕儀式。

正因為這樣，我喜歡站在立法會大樓前面回憶舊事。你當然不會不知：前邊那條昃臣道就是拿我的名字作為路名的。

嗯，昃臣道依舊是昃臣道。

許多人都喜歡到廣場來。地鐵站前面有成團聚塊的菲律賓人擠擠插插坐在地上吃東西、聊天或玩紙牌。水池旁有美國遊客在拍照留念。涼亭裏有印度人在吃咖喱。田圃有印尼婦在大聲打手提電話。通道上有三五成群的歐籍人在閑談。巴士站有尼泊爾人在等車。……五年過去了，香港的變化不大，要不然，我也不會站在皇后像廣場面對立法會大樓。

你不提，我差點把這件事忘了。

什麼？

皇后像廣場。

怎麼樣？

皇后像廣場怎會沒有皇后像？

以前，維多利亞女王在這裏坐過。

現在呢？

一九五五年，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建成後，維多利亞女王離開這裏，走去坐在維園入口。

你為什麼不走？

香港是東西文化的中間站，充滿活力、魅力。我不會走的。我喜歡坐在這裏面對立法會大樓。你看！

看什麼？

大樓頂部的希臘女神泰美恩，蒙著雙眼，手持天平，是正義與法律的象徵。我認為法治與公正的重要性必須受到重視，所以不願離開沒有皇后像的皇后像廣場。

二零零二年八月十一日作

刊於《文學世紀》第二卷第十一期

雪廠街



攝於 1920 年代，從相片可以看見，昔日的天星小輪碼頭正位於雪廠街連接海皮的位置。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現時雪廠街

圖片來源：網上圖片

環球大廈

王良和〈麥天娜與觀世音〉
收錄於《魚話》（2008，匯智出版）

每天晚上，不遲不早，十一點，麥天娜的房間總會「嘟嘟嘟嘟」鬧鐘響。她祈禱了。

那天在佛光山的紀念品店裡，繞了兩個圈又停在木雕的觀音像前，望著她，內心有一種歡喜。店員說，你和這個觀音有緣。

麥天娜望著我從匣子裡拿出金黃的觀音像，放在玻璃櫃裡。她知道這是我們的菩薩，但不知叫什麼名字。按亮玻璃櫃的射燈，觀音大士金光閃閃，慈和，莊嚴。

爸爸比我更喜歡這個觀音，出門晨運，或者晨運回來，總會對著觀音合十禮拜。

爸爸說，你跟麥天娜說一說，要用新潔的毛巾抹玻璃櫃和觀音像，平日她拿著地布這裡抹抹，那裡擦擦，用這樣的布抹觀音不好。

爸爸是個極度膽小的人，平日連菲傭也不敢說一句，餓了也不敢叫她弄點什麼吃。她一定見過麥天娜用地布抹觀音。

「冇呀！」麥天娜的港式慣用語。

每天晚上，不遲不早，十一點，麥天娜的房間總會「嘟嘟嘟嘟」鬧鐘響。她祈禱了。

爸爸說，麥天娜很用功，常常坐存房間地上看書。我說，她是在讀聖經。星期天，麥天娜總會到教會祈禱，做服務。

那天，女兒小聲對我說：姨姨夢見觀音。

我好奇極了，問麥天娜。她說她夢見兩次了。一次夢見觀音跟她說，不要打開玻璃櫃，這個地方不用清潔。另一次，觀音對她說，住在這房子裡的都是好人，還說，有一天，你會相信我。

我笑了。最近買了一套施華洛世奇「海洋三部曲」水晶年集，放在玻璃櫃裡。她知道很貴，就說：我不抹的！驚驚！

我笑了：你不想清潔玻璃櫃，就說是觀音說的！

「冇啊！」麥天娜的港式錯用語。

你夢裡的觀音是什麼樣子的？她說中文，英語，還是菲律賓話？她罵你嗎？你害怕嗎？

麥天娜笑了：她是個女人，很漂亮的，穿著白色的衣袍，手指還這樣（模仿觀音拈花指的動作），微笑著跟我說話，她說英語，說有一天，你會 **believe me**，很慈祥的，我不怕。

我不敢笑了，認真地說：是的，是的，觀音是女人，她穿白袍（我的木雕卻是金黃），她平日是這樣的（我模仿觀音拈花指的動作）。你真的夢見她？還夢見兩次？

「係啊！」

「為什麼我夢不見觀音？」

「I don't know.」

爸爸，麥天娜夢見觀音，還夢見兩次！

爸爸笑了：是啦是啦，連觀音都開口叫她不要抹玻璃櫃，怕她的地布不乾淨。

是什麼時候夢見的？

麥天娜說：就在你把觀音的手弄斷之後。

我吃了一驚。那是觀音買回家不久的事，為什麼我會把觀音從玻璃櫃中拿出來呢？一按，觀音豎著的一根手指就斷了。我記得觀音斷指後的整整一個月，我的運氣都不好。後來我用萬能膠把斷指黏好了，彷彿再生一樣，已看不出斷口。

真的？真是我把觀音的手弄斷之後夢見的？

「係呀！」

我的眼前浮起了手指包著白紗布的觀音。慢慢地，我的眼中浮起了整隻手紮著繃帶的觀音。

觀音受了傷，是我把她弄傷的。

為什麼觀音讓你夢見，而沒有讓我夢見？

「唔知呀！」

每天晚上，不遲不早，十一點，麥天娜的房間總會「嘟嘟嘟嘟」鬧鐘響。她祈禱了。

我母親病危的時候，她說，天天晚上為我的母親祈禱。

不是教徒的我，也曾為麥天娜祈禱。那天，她邊聽長途電話邊哭，還大聲罵「老公」，我們知道她家發生了大事。掛上電話，她哭得更淒涼（我現在還記得她走前來哭著訴說事故始末的樣子）——第三個兒子在菲律賓被狗咬傷了，瘋狗症，沒幾天……。我見過她兒子的照片，眼睛大大的，一臉稚氣，笑得很燦爛。

我患了觀音創傷壓力症候群，忍不住常常問麥天娜：

「還有夢見觀音嗎？」

「還有夢見觀音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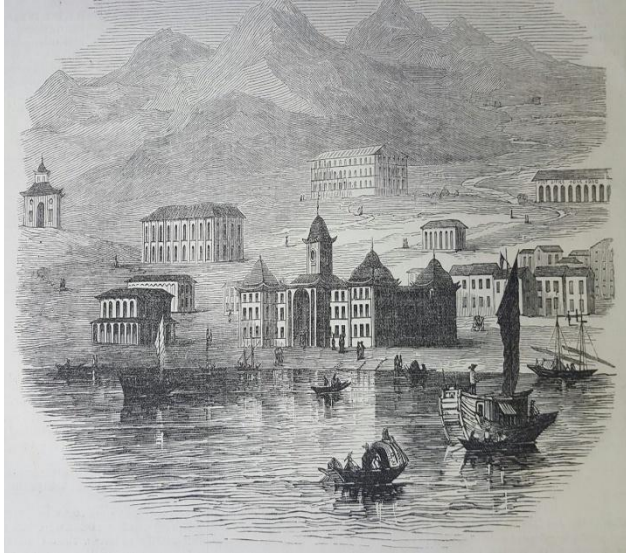
「冇呀！」

「冇呀！」

「冇呀！」

我抱怨觀音讓這個異教徒夢見兩次，而沒有讓我夢見一次；正如我抱怨母親常常走進父親的夢裡，而極少走進我的夢。

郵政總局



香港剛開埠的中環海旁：第一代郵政總局於圖右上角的山上，當時華人稱之為「書信館」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第二代香港郵政總局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第三代香港郵政總局於 1911 年 6 月始啟用，圖為面向德輔道中電車路的一邊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主辦：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支持及撥款：

 SCOLAR
語常會

 LANGUAGE FUND
語文基金

 政府資助計劃
Government-funded programme



第四代香港郵政總局正面向維多利亞港，
位於怡和大廈北面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在九龍灣的第五代郵政總局重置工程
(2021年10月)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香港郵政大樓 (2025年10月)
圖片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參考書目：

- 小思《思香·世代》
- 小思《盧瑋鑾文編年選輯》
- 西西《看房子》
- 劉以鬯《他的夢和他的夢》
- 王良和《魚話》

主辦：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支持及撥款：



SCOLAR
語常會



LANGUAGE FUND
語文基金



筆記頁



活動網站

~多謝參與~

請完成考察活動問卷，為本會提供意見



問卷